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網球 來源 中國時報 日期 860106 版面：二七版

本報獨家授權摘刊

五、永遠的懷念

球王山普拉斯傳

■一九九五年一月，山普拉斯的教練提姆·葛利克森的健康情況很不好。早在九四年底時，葛利克森就出現病徵，十月，他在斯德哥爾摩的飯店裏暈倒時撞斷了鼻樑，臉上也被碎玻璃劃傷，醫生診斷為心臟瓣膜發生問題。

不過一九九五年一開始，葛利克森仍和山普拉斯一同飛往澳洲，繼續追求山普拉斯的大滿貫賽勝利。一月二十日在第三輪比賽之前，葛利克森再度暈倒，送到墨爾本醫院後，誤診的醫生認為最多只能再活六個月。雖然在某方面來說錯得離譜，但這次誤診卻接近事實，山普拉斯被這樣的惡耗嚇呆了。

山普拉斯為教練的健康擔憂不已，大部份時間都在待醫院陪著葛利克森，無助地看著朋友面臨人生最後關頭。葛利克森飛回美國治療，醫生終於做出正確診斷，他的腦部被罕見的癌細胞嚴重侵蝕。

山普拉斯把醫院的沮喪帶進八強賽對庫瑞爾一役，他在連輸二盤後連贏二盤。第五盤一開始由山普拉斯發球，場外突然有球迷高喊：「為你的教練而打。」多麼簡單而直接的訴求。

山普拉斯暫停比賽，整個臉埋在毛巾裏，不斷的流淚，然後潑了一點冷水站了起來；在眾目睽睽下，山普拉斯流露出最真情的一面。局數一比一時，這位被視為是擊球沒有感覺，彷彿是現代網球機器人，僵直的站在底線位置，淚水不斷滴落在五點鐘方向的影子上。

此時，從網子對面傳來聲音，庫瑞爾喊道：「你還好嗎？如果你要的話，我們可以明天再打。」認為庫瑞爾的話帶有諷刺的意味，山普拉斯一邊揮淚、一邊發出這場比賽的第二十個「愛司」球。

最後在凌晨一點九分，山普拉斯光榮的晉級準決賽，在記者室時，山普拉斯受到媒體熱烈歡迎，並且再度熱淚盈眶，激動的他說：「不論輸或贏，我都認為這是我曾經打過最好的比賽，我不會輕言放棄。」

當葛利克森的病情逐漸惡化之際，他只能用電話來擔任教練工作。山普拉斯說：「我們一星期討論三或四次。」為了讓山普拉斯脫離這心境，葛利克森鼓勵他最得意的門生全力衛冕溫布頓。山普拉斯回憶說：「葛利克森正為他的生命奮鬥，但是對我的態度甚至比以前更好。」

決賽戰勝貝克、達成溫布頓三連霸後，山普拉斯說：「我決定把這場勝利獻給教練葛利克森，因為他才是真正的冠軍。」

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下午，四十四歲的葛利克森死於癌症。但是，癌症只奪走生命，他的精神仍在。

在伊利諾州舉行的追思禮拜前，從未參加過喪禮的山普拉斯擔任靈柩護送者，他將一九九三年所贏得的第一座溫布頓大賽冠軍獎盃，獻給這位「教我競賽，以及如何贏得勝利」的教練，金盃陪葬著棺木一起被塵土覆蓋。

喪禮之後，山普拉斯無法讓自己練習，痛苦依舊太大，他退出義大利公開賽，並一度考慮不參加法國公開。山普拉斯說：「當提姆不在我的身邊時，我不僅是想念我的教練而已，我在思念我最好的朋友。」

在這幾年短暫相處中，山普拉斯和葛利克森已成為心靈之交。不管什麼理由，他們已結合在一起，並且共享著旅行全球，追尋大賽冠軍的命運，還有尋找歷史的命運。

在一些回憶或是某些不確定的事物刺激下，山普拉斯仍及時趕上法國公開賽，但在準決賽因氣力用盡敗給贏得冠軍的卡菲尼可夫。

溫布頓賽前，HBO電視台蒐集一些山普拉斯關於葛利克森的悼念：「在法國公開賽的每一場球賽，我都想起葛利克森，他的過世使我對許多事都睜開眼睛。葛利克森是個大好人，全身上下沒有一點壞骨頭，他被帶走了，我不明白為何會發生。」

美國網球雜誌資深作家鮑道說：「我想葛利克森不僅在網球術語及戰術給了山普拉斯驚人推動力，他使得網球真正進入山普拉斯的生命中。」
(本報獲得商周文化公司獨家授權摘錄轉載)